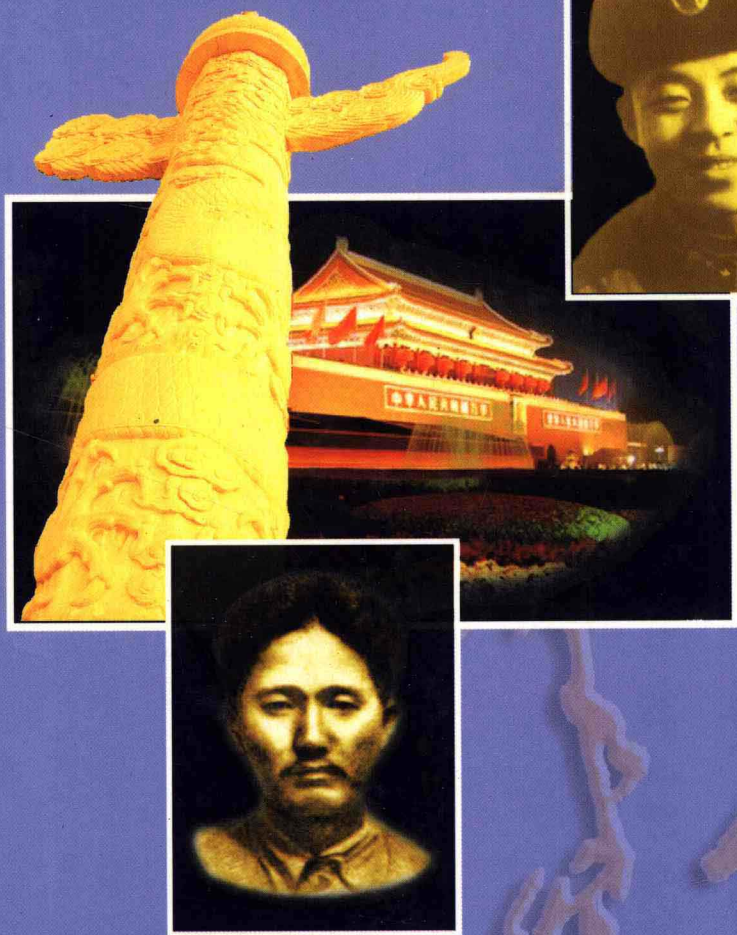




可爱的中国·雷锋日记

青年励志文库

可爱的中国·雷锋日记

新疆电子出版社 柯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文 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年励志.2/赵洪恩主编. —阿图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2004.4

ISBN 7-5374-0514-X

I. 青… II. 赵… III. 成功心理学—青少年读物
IV. B84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2431 号

青年励志文库

赵洪恩 主编

新疆电子出版社 柯文出版社 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西虹路 118 号 邮编 83000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毛庄印刷厂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 540 印张 8004 千字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套

ISBN 7-5374-0514-X

定价:640.00 元

如有印装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青年励志文库编译委员会

主 任:赵洪恩

副主任:王 鸿

委 员:王学青

张彩霞

袁乐乐

钟金辉

董国银

王 磊

张作华

周 峰

李红卫

孔令峰

李文涛

谷心光

朱 昆

张志强

李明起

袁小春

谷方方

陈阳生(香港)

杨永照

周春彦

魏 炜

何红波

刘严锋

前 言

方志敏(1899~1935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江西弋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领导弋(阳)横(峰)起义。创建了赣东北苏区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1934年11月率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后在江西怀玉山遭国民党反动派阻击,被捕。狱中坚贞不屈,次年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遗著有《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作品表现出作者为国为民献身的爱国思想和爱国热情,是表现爱国热情的典范之作。作品中流露出的真挚的忧国忧民的情感是我们青年人应该奋发学习的。

雷锋(1940~1962年),湖南长沙人。自幼父母双亡,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进入学校读书,高小毕业后在当地县政府当通信员及公务员,被评为工作模范。1957年加入青年团,以后参加了根治沔水工程、团山湖农场和鞍钢等建设,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与先进生产者。于1960年参加解放军,并于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

雷锋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他言行一致,公而忘私,爱憎分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在整理《雷锋日记》的过程中,同时还收集了雷锋书信及诗文作为补充,并精选了几十幅雷锋的照片,以便青少年朋友能更好地把握、理解雷锋和雷锋精神。



可爱的中国

私塾	3
谋事	6
可爱的中国	9
死!	30
清贫	48
给某夫妇的信	50
狱中纪实	52
《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序言	68
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	76
我们临死以前的话	79
遗信	82
哭声	83
呕血	84
血肉	85
快乐之神	86
我的心	88
同情心	89



目 录
Contents

雷 锋 日 记

雷锋日记	99
雷锋书信	181
雷锋诗文	208

可爱的中国

私塾

“你们这班顽皮贼，等会，一个个来收拾！”一个私塾教书先生，怒气勃勃地望着他底学生们说。

登时，那些学生咕咕咕咕的谈话声，呵呵哈哈的嬉笑声，一齐肃静，个个都伏在桌上装瞌睡；微微地抬起头来，斜着眼睛，瞧瞧先生。

原来这个私塾，有十来个学生，年纪很不齐，大的有十六七岁，小的只七八岁，都是农人的子弟；里面横一张，直一张，摆了十几张抽屉桌；中堂壁上，挂着一张“至圣孔夫子神位”的牌儿；地上抛了许多花生壳，蔗渣，字纸屑……足足有半寸多深的垃圾。

这位先生：大约有五十多岁，本来是做豆腐生意的，也曾读过四年书，认识些字；平日子曰诗云，胡谈乱说，所以人替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假斯文”，现因这私塾有三十块花边的学俸，三餐两点的服侍，就弃了豆腐生意来教书。他穿着一件尺多宽的袖口的长褂，一双红花满面的镶边鞋，戴起那副老古式的眼镜，他鼻上就像竖了一座“奉旨旌表”的节孝坊一般；他蓄了三绺胡须；一个短小辮儿，拖在他的背上。

这日他睡了午觉，醒转来，看见学生笑闹，就发起怒来，骂了他们一顿，随后拿了一根水烟筒，点着纸媒，缓缓地抽了二十几筒烟。

“拿字来改。”他说。

那些学生，就慌慌张张拿着他们练习的“上大人”“甲子乙丑”“云淡风清近午天”……那些字，对着孔子位牌，都深深做了一个揖，无声无息地将字摆在他的桌上，起首改的，是十一岁的小孩，名叫黄海的字。

“这也成字吗？”他拿着一支朱笔，一面改，一面骂：“你看这样东倒西歪，缺手短脚，糊糊涂涂一大团，简直和道士画的符一样！”

哪像用笔写的，是用棍子画的！”他伸出两个指头，把他的眼睛皮，着力箝了一下，说：“睁开你的狗眼去看看！”

“教你把字练好，你风吹耳边过，总是不听，非搓手不可，拿手来！”他凶狠狠地说。

黄海抖抖战战，把手搁在桌上，他用笔管，在他手背上，从头至尾，搓了一下，他“哎哟”叫了一声，赶快收转手来，放在口边，用力去吹，眼泪像泉水似的涌出来。

“上午从哪里读起？”他拿着一张纸条说。

“子……子曰：‘父母惟……惟其疾之忧’……”他哭着说。

他在纸条上，写了七个字给他认；他只认识三个，又被他用板子打了四下手掌。

他改完了字，再向孔子位上做个揖，跑到自己椅子上坐下，把口涎涂在他发烧血红的掌上，一面吹着，一面啊啊啊尽望着哭，接着那些学生改字，也依样画葫芦，箝眼睛皮，搓手背，打手掌；都痛得杀猪一般叫。

“读书！”他说。

他们就“人之初”“赵钱孙李”“子曰学而”“孟子见梁惠王”……拚死命底叫起来；但是没停很久，他们读书的声音，渐渐低下来，都“嗡嗡”像蚊虫叫一样。

“啪啪啪”，他拿板子在桌上拍了几下说：“还不拿书来背，为什么？”他们听到这种声音，比鼠子听见猫叫，还要怕些，即刻一个个都拿书去背。

他显出想吃人的样儿，拿着板子在手里，听他们背书，背错了一句，或停顿一下，那板子就铁面无情，雨点似的打下去，他们的哭声，周围人家，都能够听到。最后一个学生——方正政背孟子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以下忘记了，“唔……唔……”了好久，惹了他的性起，就用一种最利害的刑具——鸡蛋般大的黄荆树脑，打他的头，把他打眩了半个多时辰。三三五五，一群孩子跑出来，这个私塾已经放学了。黄海轻轻地对他的同学说：“我们不晓得犯了什

么事,才到这个监牢来受折磨,哪里是我们放牛的那样快乐?”他们都点点头,像很赞成他的话。斯时黄金色太阳的光,照着他们,他们黄瘦而且忧愁的脸上,那两条很长的泪痕,越发显明出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于九江南伟烈大学校

谋 事

在这样火一般热的太阳光下，谁也不愿光着头皮在街道上行走，可是他——一个苦学生——竟怀着他从校长跟前请求来的一张介绍名片，草帽也不戴——也许是没有草帽罢——午饭后，匆匆地出外去了。

他去找一位牧师。

他走到大马路上，遇着电车，就跳上去坐下。电车上卖票的斜睨了一眼，立刻就用一种傲慢的命令的声音喊他：“买票！”

“到吴淞路多少钱？”

“四个铜子。”

“四个铜子吗？”

“快点！谁有闲工夫和你谈话？”他听到这话，心里好不难受，想和他辩论，又怕受辱。到了车站，忍气吞声地跳下车来。

他问了一家基督教会的报馆；又问了两所医院，才问到他所要找的那位牧师底房子。只是他用极谦恭的态度去问那报馆的号房，医院的看护妇，他们打量他全身一下，就都用那电车上卖票的一般的态度去回答他，这件事使他深深地疑惑起来。

牧师是住在一所美以美会办的医院的花园里，他那间两层的精美的房屋，早给那些红的绿的花草儿包围住了；矮矮的深绿的冬青树，在那条直达房门的马路两旁，一排一排地站着；尤其是门口栽的两株白梔子花，放出馥郁的清香，扑入鼻孔。

他按了一下铃，仆人出来应门，他说明了要会牧师，仆人才引他到一间完全欧美化的客房里去。仆人叫他坐下候着，自己通知主人去了。他向周围一望，华丽的装饰，雅洁的布置，真是基督教化的家庭啊！

好久，那四十余岁西装的牧师才走出来。他看他，很惊愕地问

他：“啊！你是谁？”

“我是李某。”他站起来说。

“找我干什么？”

“我是从 A 校来，钱校长给我介绍到此。”他忙从袋里拿出那张介绍片来，极郑重地递给牧师，牧师一面接着，一面说：“那么，请坐罢！”

牧师看后，坐在一把安乐椅上，说：“啊！原来你想谋事，那可很难！”

“我并没有什么奢望，只能找个尽够生活的工作就满意了；我还想一面读书……”

牧师接连摇摇头，“很难很难！此地找事，全靠路子，没有路子，光有本领也不成。但是你为什么不在 A 校读书？A 校是我们教会顶好的学校。”

“唔，好是好，”他勉强说出个好字来，其实他对于 A 校是深恶而痛恨的了；他在 A 校一年，学问没得什么，肚皮里却装满了那饭桶教员和一无所知的牧师们的闲气，“可惜我家供给不来。”

“那里仅需九十块钱一年吧？”

“何止，至少也需一百二十块钱，我农田人家，哪里得此巨款啊，先生以前不是在某印书馆办事吗？”

“是的。只因那里月薪一百八十元，不够用度，所以才来当牧师。这里虽然月薪只百五十元，但房子不要租钱，每月倒可省下数十元来。”

“印书馆能找点工作吗？”

“不能。”

他痴了一会，牧师也去弹指甲玩；同时坐在里间一张洋台子上写英文的打扮得和美国女学生一样的小姐，也偷望他一眼。但伊急急地转回头去，好像他是不值得伊底青盼似的。于是他更奇怪起来，把全身自己审查一番，究竟有什么地方使人讨厌，最后，他才发觉了，——他穿了一件粗糙不堪的夏布长褂，和一双乡式的布鞋

啊！他微微地笑了一笑，牧师突然地说：“你在这里有亲戚没有，带了多少钱来？”

“没有亲戚，只有几个朋友，钱早给做盘缠用掉了。”

“那么，你很危险，将来怕无饭吃呀！”

他这时真是如坐针毡了，垂头不言，牧师早现出不耐烦的样子来。他于是起身告辞：

“我走了，倘若有机会，还请先生栽培！”

“那自然的，顺水人情，谁不愿做，何况你是我朋友底学生？”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八日

可爱的中国

这是一间囚室。

这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黯黄色，有几处漏雨的地方，并起了大块的黑色斑点；但有日光照射进来，或是强光的电灯亮了，这室内仍显得洁白耀目。对天空开了两道玻璃窗，光线空气都不算坏。对准窗子，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桌边放着一把锯短了脚的矮竹椅；接着竹椅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三层，整齐的摆在床的里沿。在这室的里面一角，有一只未漆的未盖的白木箱摆着，木箱里另有一只马桶躲藏在里面，日夜张开着口，承受这室内囚人每日排泄下来的秽物。在白木箱前面的靠壁处，放着一只蓝磁的痰盂，它像与马桶比赛似的，也是日夜张开着口，承受室内囚人吐出来的痰涕与丢下去的橘皮蔗渣和纸屑。骤然跑进这间房来，若不是看到那只刺目的很不雅观的白方木箱，以及坐在桌边那个钉着铁镣一望而知为囚人的祥松^①，或者你会认为这不是一间囚室，而是一间书室了。

的确，这是关在这室内的祥松，也认为比他十年前在省城读书时所住的学舍的房间要好一些。

这是看守所优待号的一间房。这看守所分为两部，一部是优待号，一部是普通号。优待号是优待那些在政治上有地位或是有资产的人们。他们因各种原因，犯了各种的罪，也要受到法律上的处罚；而他们平日过的生活以及他们的身体，都是不能耐住那普通号一样的待遇；把他们也关到普通号里去，不要一天两天，说不定都要生病或生病而死，那是万要不得之事。故特辟优待号让他们

^① 祥松即方志敏烈士。

住着，无非是期望着他们趁早悔改的意思。所以与其说优待号是监狱，或者不如说是休养所较为恰切些，不过是不能自由出入罢了。比较那潮湿污秽的普通号来，那是大大的不同。在普通号吃苦生病的囚人，突然看到优待号的清洁宽敞，心里总不免要发生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之感。

因为祥松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犯，官厅为着要迅速改变他原来的主义信仰，才将他从普通号搬到优待号来。

祥松前在普通号，有三个同伴同住，谈谈讲讲，也颇觉容易过日。现在是孤零一人，镇日坐在这囚室内，未免深感寂寞了。他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想藉烟来散闷，酒来解愁，也是做不到的。而能使他忘怀一切的，只有读书。他从同号的难友处借了不少的书来，他原是爱读书的人，一有足够的书给他读读看看，就是他脚上钉着的十斤重的铁镣也不觉得它怎样沉重压脚了。尤其在现在，书好像是医生手里止痛的吗啡针，他一看起书来，看到津津有味处，把他精神上的愁闷与肉体上的苦痛，都麻痹地忘却了。

到底他的脑力有限，接连看了几个钟头的书，头就会一阵一阵的胀痛起来，他将一双肘节放在桌上，用两掌抱住胀痛的头，还是照旧看下去，一面咬紧牙关自语：“尽你痛！痛！再痛！脑溢血，晕死去罢！”直到脑痛十分厉害，不能再耐的时候，他才丢下书本，在桌边站立起来。或是向铁床上一倒，四肢摊开伸直，闭上眼睛养养神；或是在室内从里面走到外面，又从外面走到里面的踱着步；再或者站在窗口望着窗外那么一小块沉闷的雨天出神；也顺便望望围墙外那株一半枯枝，一半绿叶的柳树。他一看到那一簇浓绿的柳叶，他就猜想出遍大地的树木，大概都在和暖的春风吹嘘中，长出艳绿的嫩叶来了——他从这里似乎得到一点儿春意。

他每天都是这般不变样地生活着。

今天在换班的看守兵推开门来望望他——换班交代最重要的一个囚人——的时候，却看到祥松没有看书，也没有踱步，他坐在桌边，用左手撑住头，右手执着笔在纸上边写边想。祥松今天似乎